

『等到我們都回到現世，等到一切結束，那時候，你想要做什麼？』

『你傻了嗎？在那裡我們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那麼我會等待，一直、一直等著，直到與你重逢。』

他走過太長太長的時間。

身上的敷料剝落了又被補上，接著剝落、再接著被補上，從一開始的驚訝無措到能夠淡然地自行修補，時間過得太久，回首卻又覺得僅像曇花一現。他記得自己以現今的名初初誕生於世時的那些打在他身上的刺目鎂光燈與一束束聚焦於自己的舞台燈光，他同樣由難以適應走到了如魚得水。

可他不記得過程了，興許是某天突然不再懼怕那些光芒、又也許只是慢慢地那些光輝染上了他的身軀，直到最終他才發覺自己早有一部分是屬於那些光亮的。

例如那些光影撩亂的華麗魔術、漫天飛舞的撲克紙牌，例如人們在他鞠躬下台時送上的如雷掌聲，又例如偶爾在布幕落下時浮上心頭的小小喜悅。他走上至高點，以人偶之姿，接受眾人期盼而喜悅的目光。

然後不知不覺地，他走向毀滅。

人偶魔術師的軀體即使時間流逝緩慢得近乎於靜止但仍是在流逝著的，甚至於就某方面來說比人類更容易崩毀得毫無預兆。

某一天他的雙眼不再能視物，他想他那雙金綠的無機質的漂亮眼珠應是染上了混濁。換雙新眼即可，他聽見旁人這麼說著，記住、必須是同樣美麗的綠才行。他無奈地笑了笑，的確，廣受觀眾們歡迎的首席魔術師必須總是相同的樣子才行。

接著他卻再也沒迎來過光明。

他的身體在得到新的雙眼之前以無法預想的速度步向崩毀。魔術師的雙手果斷地躍過了變得遲鈍的階段在極短時間內失去所有功能，而人類——那些外表與他相同卻擁有真正生命的存在——吝嗇地就連試著維修的機會也再不願給他。

曾經處於繁華頂端的精緻人偶最終仍只剩下被棄置於晦暗一角的下場。人們很快地將他遺忘，他知道會有新的、更加美麗的無機人形取代他的位置。

梅倫唯一沒有失去的是他的聽力。因此他能聽見馬戲團裡關係較好的路德和布勞兩人偶爾在忙碌之餘跑來找他，對著他輕聲說的一些不著邊際的、簡單輕鬆的奇聞軼事，在那些暗無天日的日子裡那是他唯一能夠確切地感覺自己存在的方式。即使他在覺得好笑時，就連嘴角也無法勾起。

慢慢地布勞來的次數越來越少，他的耳邊常常只剩下路德的聲音。再慢慢地連路德前來的頻率也開始降低，直到某一天他們不再到訪。

梅倫曉得這代表馬戲團已經離開這座城市，他終於真正被拋下。

他是失去存在意義的人偶，沒有人會總是記得他，甚至連路德與布勞也是。「梅倫」的名字會在時間的長河裡被緩慢地沖刷消磨，直到最後一只碎片也化為塵埃。

然後他在最終嘗到死亡滋味時才曉得人偶也是會完全凋亡的。

在逐漸模糊昏暗的意識裡他想起那些他曾經在舞台燈下獲得的一切，人們的掌聲、尖叫、歡笑，他存在的唯一意義。梅倫猛地不甘起來，他多麼希望自己能以人類的身分降生於世，燃燒生命、含笑而終。

即使他的雙手會不如人偶靈活，即使他的生命會不及人偶長久，即使他的外貌會隨著時間逐漸蒼老，他頭一次希望自己能夠身為人類。至少他將不會被棄於垃圾堆中，他會被視為必要的存在而非一只失去了機能就被乾脆地淘汰換新的人偶道具。

於是終究懷抱著不甘死去的人偶在靈魂也跟著消亡以前遇上炎之聖女。

梅倫失去了他的記憶。

聖女賦予曾經的首席魔術師新的職責，作為她的侍僧，他將有機會獲得重生。當然這一身分會使得他無法從一開始就為了取回記憶而進行戰鬥，這對梅倫來說卻已經是天大的恩賜。

身為侍僧他自然對於星幽界了解透徹，即使已經失去絕大部份關於現世的記憶，他仍然曉得在這廣大世界的某處會有著屬於他的、極為重要的記憶破片。於是他行走於昏暗天空之下，一面替炎之聖女四處奔走著，一面等待著必然會回到他身上的那些絕對。

然後聖女的一道命令成為救贖。

名為梅倫的侍僧自迎接第一名戰士艾伯李斯特以來直到迎接艾姐之後，他終於得以卸下看管暗房與迎新進戰士的職責，進而成為戰士的一員。

此時梅倫已不是仍存於現世時的那個人偶。正確來說即使仍存活於人偶身體中，梅倫卻真真切切地擁有與人類無異的真實靈魂。在漫長的侍僧生涯中，梅倫慢慢地擁有了自己的個性、習慣、甚至於幾個辨識度極高的奇妙口頭禪。他有喜有怒，有了向另一個人付出情感的能力。

於是他走上了他從未想過的道路——他愛上了一名青年。

那名青年的名字是薩爾卡多，在他成為戰士成員以後緊接著來到星幽界的第一名戰士。薩爾卡多有著一張年輕的臉，歲月在他身上幾乎看不見痕跡，據本人所說明明已經三十好幾卻仍是二十幾歲的模樣。

他們之間的開始是一個可稱之為浪漫的、美麗的錯誤。那晚梅倫正在自己曾經居住的房內收拾衣物，為了更方便地照顧聖女之子，他將從大宅二樓搬至一樓。而此時門猛地開了，他回頭，初次見到的、擁有一身小麥色肌膚的好看青年就這麼毫無防備地撞進他的眼底。

一切便發生了，「一見鍾情」，這明明虛幻卻又真實得令人全身打顫的辭彙。

他與他急速地接近，青年表面冷漠骨子裡卻溫柔異常的矛盾性子像是毒藥一般令他上癮。薩爾卡多越是冷淡他越是無法放下，明明活過大把歲月卻初嘗愛情滋味的男性人偶根本不知放棄為何物，他只是純粹地、真摯地、一味地向他所愛的青年付出真心。

所幸其實本性善良的青年最終仍是被他打動。

在那個寒冷的冬夜裡屬於人類的溫暖體溫終於靠上了他的身子。在此同時甜蜜的疼痛開始蔓延，梅倫記得那是第一次他在尚未取得半點記憶的青年眼裡看見憂傷。

×

後來他們都開始取回過去。

炎之聖女將戰士們的記憶一分為五，隨機地散布在星幽界的各個角落。興許是與他的侍僧身分有關，梅倫的記憶碎片總是比其他戰士更難以取得一些。

而他與薩爾卡多總藉由那些片段的、難以拼湊的記憶重新認識彼此。關於他們曾經生活過、未來即將返回的時代，關於他們彼此身處的環境與周圍的人們，隨著那些認知逐漸深入，他總覺得自己握上的那只金屬義手就會跟著變得更加冰冷。

「梅倫，我們總有一天會分開的。」

那是薩爾卡多拿回第二片碎片以後側著臉對他說的第一句話。他看不清青年的表情，那雙深紅色的迷人眼瞳被瀏海所遮蔽，只有青年優美的唇形在他眼裡特別清晰。

「我知道。」

「即使如此你也不在乎嗎？」

「是的，我不在乎。」

他們都笑了，梅倫甚至失態地笑到不慎將手裡捧著的貴重木盒摔在地上（幸運的是盒裡的碎片已經物歸原主）。他趕忙將盒撿起，那卻不妨礙他將它擱置在一旁、而後緩慢而虔誠地吻上青年的唇。

他曉得的。

「梅倫」和「薩爾卡多」在現世從來就不是同一個時代的人，論所處時間他們甚至相差甚遠。只有在無視於現世種種的星幽界他們才有機會相遇相愛，一面相互取暖一面結伴尋找彼此的記憶。

直到他們其中一人的第五片碎片被尋得。取得最後記憶的戰士會得到復活重回現世的資格，而另一人則會被留下、孤獨地繼續找尋記憶，他們之間的關係會在那時自然而然地走到終點。那是多麼理所當然的事情，在曇花一現的愛情後，一切終將歸於寂靜。

那些美麗而神聖的碎片即是兩人之間關係的倒數計時。

「你會被我丟下，」吻與吻之間薩爾卡多急急地開口，染上緋紅的臉在梅倫眼裡赫然是個幾近於泫然欲泣的性感表情，「也許我甚至會忘記你。梅倫，你真不在乎？」

「只要我還記得，」該死，他想，難得這樣坦白地說著話的青年令他感到別樣的怦然心動。梅倫覺得自己又更深陷於名為薩爾卡多的泥沼裡，再也無法抽身。心口酸澀得厲害，他感覺自己微張的雙唇正在顫抖，「就算你忘了又何妨——只要我還記得。」

他說完又低下頭去吻薩爾卡多，即使他看見青年眼裡的疼痛不減反增。原諒我，他想，在星幽界裡人偶的心逐漸變得與人類相同，就連自私也一樣。

於是他們毫無節制地渴求彼此，既然注定失去就不該留下遺憾，梅倫與薩爾卡多都同樣明瞭這個道理。在那之後青年搬進了侍僧位於大宅一樓的房間，他們不再提及關於分離的話題，在有限的時間內每一毫秒對他們來說都是彌足珍貴的。

即使那看來彷彿瀕死的掙扎。

在梅倫終於拾回他的第二片碎片時薩爾卡多已經擁有五分之四的記憶。他們之間的關係進入最終倒數，在整理自身記憶的同時梅倫想他真是勢必被拋下的那個了。

他看得出薩爾卡多對於重生是有期待的，抱著莫大遺憾死去而如今即將能夠回歸現世是多麼令人振奮的一件事。有時候他會在大宅附近的花園裡看見青年畢恭畢敬卻異常愉快地與那名為蕾格烈芙的少女說話，而談話內容不外乎是回到現世後必須做的事云云。

只是青年從未在他面前將這份期盼表露出來，他曉得那是因為薩爾卡多最終仍然難以放下他們之間的那份情感，即使那最終必然會被拋棄。

若是薩爾卡多無法拋下呢？梅倫同樣思索過這個問題，而最終他得到的答案理所當然地是他將履行身為侍僧的義務。就算用盡一切辦法，他也會將青年送往炎之聖女面前。他曉得薩爾卡多留有太多遺憾在現世等著

他去補償，區區愛情不該成為他的絆腳石。

戰士必須復生。

而時間在此同時仍無情而快速地流逝著。尋回薩爾卡多的最後一塊碎片已經是指日可待的事，聖女之子對此似乎也感到興奮異常。每當薩爾卡多又被聖女之子指名一同出外尋找碎片時，梅倫總感到異常寂寞，他曉得青年每一次的外出都有可能成為他們道別的契機。

然而那是他怎麼也無法抗拒的命運。

薩爾卡多終於還是找回了他所有的記憶，蕾格烈芙的忠心部下將先她一步回到現世去。青年並沒有拒絕復活，只在那之前向聖女之子要求了一天的空檔。

用以和他，梅倫，道別。

那一整日他們都沒有交談，鎖上門的安靜室內只有體溫持續地蒸騰而上。梅倫放縱著薩爾卡多做任何他們從未做過的事，他曉得那是青年在星幽界最後一次的任性，而他將用盡他殘存的、卻異常漫長的一生去記憶這名青年與這段短暫而美好的時光。

再隔日青年便無聲無息地走了。

那個早晨薩爾卡多甚至沒有叫醒他，他只曉得青年似乎是在天亮以前就已經離開。他醒來時青年已經隨聖女之子前去面對炎之聖女，同行的則是除他以外的另外兩名侍僧——布勞，與路德。

梅倫對薩爾卡多最後的記憶是青年的溫度，相擁著入眠時青年那暖得熾人的體溫與義手冰涼的觸感兩者矛盾得令他印象深刻。他記得後來那只金屬手臂會染上他們兩人的體溫，就好像他自身，在查覺到時薩爾卡多似乎已經成為他生命中無可取代的其中一部份。

再也無法剝離。

×

等到梅倫找到他的第三枚碎片時，距離薩爾卡多離開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了。

侍僧要回到現世似乎比他想像中更為困難。能夠找到三枚碎片已經算是幸運，與他擁有同樣身分的路德與布勞甚至連一枚碎片都還沒尋得。

而期間薩爾卡多的名字像是毒，深深地埋在他的體內，時不時便會發作。

在外人眼裡總是溫文爾雅的侍僧在沒人注意的時候又逐漸開始轉變，走過太長時光的靈魂似乎在那場愛

情裡耗盡了精力，而再也不願付出情感。

越來越多戰士在死去後來到此地，然後曾經並肩戰鬥的人們拾回過往重新復活，如同過客。慢慢地梅倫的名字在其他人眼裡已經成了距離的代名詞，而他曉得的確是如此。他的眼裡早已容不進其他存在，炎之聖女、聖女之子、薩爾卡多，如此而已。

梅倫的時間彷彿停滯在某一瞬間，而後不再推進。

他曉得的。人偶活過的歲月實在太過漫長，大部分的經歷會隨著時間推移緩緩地被遺落最終消逝，然而卻仍有少部分的記憶如同他必不可少的零件般死死地印刻在他的靈魂深處。

比如說他仍身為首席魔術師時的那些光芒和炎之聖女給予他的恩賜，而薩爾卡多的存在亦然。那將會是他花費所有存在於世的時間也無法遺忘的部分，若是強制剝離甚至有可能使他因此而永久毀壞，他將永遠地懷抱著那些盤旋不去的感情留存於世。

不會老去的侍僧又在星幽界滯留了好長一段時間。等到他終於尋得最後一塊碎片時，他初初成為戰士一員時曾與他一同出戰的同伴都已經離去許久。

梅倫將貯存於碎片中的記憶收歸所有後走出房間，在他面前竟只剩下聖女之子與路德、布勞三人（正確來說是兩人一人偶）在等待著他。驀地難以言明的寂寞排山倒海而來，那一瞬間他忽然覺得有些暈眩，似乎有很多事情在他沒有留意時悄悄地、緩緩地由他的生命中退場。

記憶還停留在「死去」前一刻、與薩爾卡多離去前的那一個夜晚，然後如今他站在宅邸裡與過往相同的那扇門前，他生命中最燦爛而充滿希望的日子卻已然過去。

沒有人。

即使他偶爾仍能從炎之聖女那聽得某些已復活戰士的近況，他們已經離開的事實都不會改變。偶然間在這凌駕於現世的世界裡交會的生命又再度錯開。

梅倫是，薩爾卡多也是。

聖女之子正對著他笑，以軟軟的童音告訴他該去面見炎之聖女了。少女人偶那冰冷而小巧的手掌一如既往地牽上他的手然後被他緊握，他看著她，然後緩慢地踏出步伐。

他將再也見不到她。

不可否認梅倫畢竟漫長的侍僧生涯中，無論對誰都無可避免地多多少少產生了一些感情。那些情感在他仍停留在星幽界時，或許是因為仍有媒介懷念而並不明顯，然而當他真正要離開此處時曾經極不顯眼的一切便被無限地放大，化為無盡唏噓。

而這一次他甚至連能要求一天空檔道別的對象都沒有。在他即將離去之際，另一個他卻已然回到那個曾經留有遺憾的世界去。

梅倫毅然決然地走向炎之聖女。

無數次陪同其他戰士前來拜訪的處所這一次在他眼裡顯得寂寥異常，就連周圍燃燒的火焰也如同風中殘燭般忽明忽暗。他曉得那只是他的錯覺，可他仍無法阻止自己在走進大殿以前停下腳步，緩慢地、虔誠地、深深地將眼前的一切收進記憶之中。

眼底驀地浮現那名青年的樣子。年輕而好看的臉總是擺著一張冰冷表情，偶爾染上一層紅暈時卻變得說不出的迷人。他想起青年在他們初次見面時是以怎樣的聲調說自己的名字是薩爾卡多。

還能再見面嗎，我親愛的薩爾卡多？

梅倫閉上眼，再睜開時眼裡已是一片清明。他舉步往大殿的深處走去，在那兒他侍奉了太久太久的骷髏聖女正等待著她，然後他與她告別。

『梅倫，你走吧。』

女性的聲音在偌大的廳堂裡迴盪，梅倫想他彷彿聽見炎之聖女話語裡的惆悵。真是如此麼？他不曉得，那位大人是不該擁有過多情緒的，那也許只是他的錯覺。只是梅倫不願再猜測，他寧可就這麼相信炎之聖女是不可能捨不得他的，否則一個衝動他說不定會決意留下而非回去現世。

炎之聖女甚至沒讓梅倫與她戰鬥就放他離開。她似乎也曉得梅倫的思緒，在他向她行禮接著轉身離開前才驀地出聲讓他停步。

『你將獲得比其他人偶更加漫長的時間，與同等於人類的地位。』她說。驀地梅倫回過頭滿是驚訝地望向她，對這名人偶來說這句話是他從未預料過的大禮，那將大大地逆轉他曾經遭遇過的不幸，『即使你仍會再度面對毀壞，但你不會再留下遺憾，梅倫。』

曾經的侍僧又再度朝她彎身行禮。這一次是充滿感激的鞠躬，接著他舉步真正離開大殿。

他忽然又想起薩爾卡多，那名在現世時間與他相差太多的青年。他想起青年曾啞著嗓子問他該如何面對分離，而他那時仍能清楚地告訴對方他不在乎。

接著時間在沒有彼此陪伴的情況下緩慢地流逝，終究那份情感被磨去了稜角，可梅倫仍無法遺忘。他生命中的某些必然已經發生，而他比起將感情冰藏，更情願為它再付出更多。更加漫長的時間，梅倫一面行走著一面思考，或許、他真能因此而再次見到那個他。

屆時薩爾卡多記得也好，將他遺忘也罷，梅倫想他只願能遠遠地看青年一眼。為此他甘願再次行走於世，

站在鎂光燈前舞台燈下，仔仔細細地尋找那張隱藏在黑暗之中的臉。

在他未來十分漫長、卻依然有限的那段時光裡。

×

梅倫是一名魔術師——正確來說，是一名人偶魔術師。

沒有人曉得為何他會在被馬戲團因毀壞而拋棄後重新出現，甚至擁有更加精湛的動作。即使懷抱著如此疑問，他的回歸對於大部分觀眾來說仍是一則喜訊。

他們開始稱他為奇蹟的魔術師。各式各樣新穎而特殊的魔術從人偶的手裡綻放如同奇蹟，觀眾想過的沒想過的無論如何那名魔術師總是辦得到，甚至於梅倫本身就是一種奇蹟。沒有人、也沒有人偶能夠勝過他，在魔術領域所有的燈光都是為他而亮。

直到某一天梅倫突然不再表演。

那個時候他在魔術師中已經奠定無法動搖的地位，總是掛著溫雅微笑的男人面對人們驚訝的疑問只是輕輕地笑了笑，告訴他們他將去尋找比起魔術更加重要的事物。

「有個人，我必須去見他。」

他笑著說道，那一瞬間眼底閃過了太多情緒讓人們來不及解讀，最終只餘下極淡的思念在男人英挺的臉上久久徘徊不去。然後梅倫眨了眨眼，他彷彿在眼前的茫茫人海裡看見薩爾卡多，那個曾與他一同點燃並綻出綺麗花火的青年。

他開始行走於街頭。

事實上並沒有放下魔術的男人在現世的各個角落為各式各樣的人們表演魔術，梅倫的名字依然無比璀璨地揚名於世。除了梅倫自己，沒有人曉得他放棄身上光芒四處旅行的原因，而人類同樣在猜測之餘極為快速而自然地接受了他的選擇。

隱隱約約地梅倫已經有些預感。

他從未遺忘那些他在星幽界度過的時光，炎之聖女、聖女之子、戰士們與他的同事們，還有薩爾卡多。在他重回現世前炎之聖女給予他的「比其他人偶更為漫長的時間」似乎已經快要走到極限，然而距離那名青年降生於世仍有一段時間。他只能不斷等待，不斷祈求。

對於重生以前的生命，梅倫曉得他已經了無遺憾，只是仍然霸佔記憶一角的某些時光令他無法瀟灑地將

整個世界拋棄。他仍有某些執著，那些已然沒人能懂的執著。

自重生以來他遇見了太多故人。只是身為人類的路德與布勞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經不抱遺憾地逝去，在那之後的漫長時光裡他開始習慣獨自坐在深夜的燭火前暗自懷念，他的銀髮友人、那名鬼靈精怪的小小少年，那些他曾並肩作戰過又兩度先他一步離去的戰士們。

他看過他們真正死去時的微笑。那是真正死而無憾的表情，已經經歷過一次死亡的戰士們在生命之火終究熄滅的一瞬間露出的滿足面容總令他欽羨不已。

梅倫是寂寞的，在那些被拋下的瞬間他總想起薩爾卡多。過往的友人一一逝去，然而他在星幽界結識的戀人甚至還未真正出生。他必須等待，等薩爾卡多成為確切的存在、等青年第一次面對死亡、等青年重生開啟第二段不留遺憾的人生。

他感激炎之聖女，卻又不得不喟嘆她那有些多餘的恩賜。然後他又走過好些年頭。

接著是一年年末，異常寒冷的冬季夜裡大雪毫無預兆地降了下來，梅倫在杳無人煙的小巷裡走著，過低的氣溫令他總是靈活的手指變得有些僵硬。古老的人偶有些無奈地勾起笑容，這一年他又來到了導都，可他的軀體似乎不願再支撐他度過這漫長冬季。

雪花落在他的大衣上令他看來格外滄桑，梅倫加快腳步通過長巷，接著推開某幢建築物的後門進入室內。迎接他的仍是一片黑暗，比起外頭卻已經溫暖得多。

男人褪下厚重大衣，輕車熟路地摸黑走進房屋深處的某間房裡，而後他點燃燭台，昏黃的光量柔柔地將房內照得微亮。梅倫仍然笑著，就如同很久很久以前他曾在星幽界那幢大宅裡所做的一樣，他輕巧地將燭燈放置於桌前、而後攤開一紙泛黃棉紙。

他提筆、沾墨、下筆，黝黑的墨汁在紙張上緩慢地渲染開來，而他毫不在乎，一行漂亮而流暢的花體字就這麼在老舊紙張上逐漸成形。

『致我親愛的薩爾卡多——』

他想起在某段遙遠的時光裡他也曾這麼在桌前寫過字。那時是替聖女之子記錄他們每日擊倒的魔獸種類與獲得的金屬幣數量，偶爾還會有不曉得屬於哪位戰士的記憶碎片。那曾是他每日的例行工作，直到後來他與那名青年相愛，這份工作便理所當然地被愛寫字的青年搶走。

冰冷感覺開始由腳底緩慢地向上蔓延。梅倫加快了寫字的速度，他能感覺自己的雙腿已經開始失去行動能力，他必須在他連書寫能力都喪失以前將最後的話語留於現世。

薩爾卡多，他寫道，親愛的薩爾卡多。

時至今日他是多麼感激上一次死亡時給予他機會的炎之聖女，使他得以重生甚至與那名青年相識。如今即使他已失去再次與薩爾卡多相見的機會，他仍對此充滿感謝。在他生命的最後究竟能否見到彼此已不再重要。梅倫感覺自己嘴邊噙著的笑越發僵硬，他卻不感到憂傷或者後悔，他仍在試圖維持笑容。

他一直在等著。

曾失去一切的人偶竟有機會能為另一個人類苦苦守候，那對他來說已經是十分幸福的一件事。梅倫感覺寒冷終於開始侵蝕他的雙手，他極為緩慢地簽下自己的名字，梅、倫，然後將紙張對折、再對折，最後將信與沾水筆平整地放在桌面。他無比滿意地垂下雙手。

我——親——愛——的——薩——爾——卡——多——

他唸起了青年的名字。

低沉的聲音在昏暗的室內迴盪，人偶此刻已經與人類無異，那一聲聲由雙唇間流溢而出的名字彷彿傾盡了他異常漫長的、一生的思念。寒冷的風由窗戶縫隙吹進室內，那溫度彷彿將房裡的剎那給凍結成冰，一切在那一瞬間停滯。

梅倫閉上了眼，不再睜開。

像是睡著了一樣。

Fin.